



女人的河

卢万成

● 山东文艺出版社



517908

2247.5

767



2 033 7557 9

女人的河

卢万成 著

60719/26 04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济南



内 容 提 要

大千世界，光怪陆离，荒诞的爱情居然能结出甜美的果实。越狱潜逃犯老开与天真无邪的娜子姑娘相爱，竟唤起了厌世的老开对生活的希望，然而当他们爱的如胶似漆的时候，老开却主动回监狱伏法去了。负债累累的生意人大松儿对精明透顶的姑娘华子，以欺骗隐瞒为始，相濡以沫，喜结良缘为誓，而游手好闲、道德败坏的王兔子，因奸污寡妇惹于被判刑，谁知期满释放之后的几年光景，却顶着“大洋贸易商行”经理的头衔，腰缠万贯，乘坐皇冠小轿车，回到了家乡……

这部长篇小说，以胶东小北疃村农民宋和所兴办的大型奶牛场的盛衰为背景，客观、冷静地反映了八十年代的人际关系，对几个性格复杂的人物的坎坷命运的展现，使人沉思和回味，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则委婉缠绵，起伏动人。

女 人 的 河

卢 万 成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经八路十一号、电话610051—485)

印刷者：济南市东岳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8.625印张 192千字

- 1987年2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32,001—44,715

ISBN 7-5329-0012-6

I·10 定价 2.55元

在夹姑河入海口的那一片空旷、辽远的海滩上，每到落日时分便显得辉煌起来。芝罘湾沿岸的那些秃秃的小山，那些大片大片的草地上到处都有一种沉郁苍凉的气氛，黄昏中的迷离景色越发凝固起来。河岸和海岸原本是相同的一片陆地，海滩和河滩也是相连着的。岩石的断层虽然相距甚远，风风雨雨几千年的皱褶却有着一种脉通。海湾里的浪涛总是在无情地剥蚀沿岸，仿佛在一点一点地吞食什么。然而夹姑河水却总是那般滋润地柔和地流向海湾，大量的冲积物不但使海湾变得富饶，淤泥和沉沙也在不断地造陆，土地也日渐肥沃，以至沿夹姑河的两岸全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林，河滩上是泱泱的水和绿绿的草，常常有高腿的鸬鹚拍击那白的发亮的翅膀腾然飞去，很象是一个迷人的梦倏然飞去了。也有野鸭，时或“嘎嘎”地一鸣，一条静静的河流便聒噪起来了。夹姑河的景色总是这样的好：春天的时候象少女，泛着一路绿水清波；夏天就象是一个粗犷的男人，滔滔白水呼啸而过；冬天便拖拉着一路冰雪，仿佛一个昼夜赶路的老人。然而最好的季节莫过于现在，已经是晚秋的季节，夹姑河口和芝罘湾的岸边益发显得遥远无边。海湾是深蓝的，河水是白亮的，而沿岸的茂密的树林则是一派晚秋的景象。杨树的叶子变得金黄和热烈起来，风一动就耀得人眼花缭乱。白杨的淡白色的树杆在秋阳中放光——愈近海边，林间就愈变得疏朗起来。晚秋的太阳落进河里，又同河水一起流进海

湾里去，带走一片秋河岸边的山林气息。

象是要迎接什么，海湾也变得动荡不安了。

芝罘湾微耀着淡淡的秋阳，大涌和微波一齐地动荡，绵绵无尽的沙岸在海浪的重叩声中发出象老人那样的叹息声，然后就是一个短暂的间歇——很象是在回味那无尽头的长的浪涌。于是白白的河滩上就留下一道浅浅的浪印儿，象纹络，象留给大地的记忆。于是，那个从夹姑河口朝海滩渐渐走来的瘦高的男人终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仿佛卸掉了什么重负那样，也象是经过了无数个白昼的跋涉，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一个人，尤其一个男人看见海的时候，无论怎样的疲惫和郁闷，神情总是要好一些的。象这个瘦长的年轻人，脸上本来是愁云密布，双眉紧锁的样子，而一旦看见了海，看见这一湾蔚蓝色的波澜，好象全身立刻为之一振，驱云散雾，豁然开朗了。

这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年轻人，他的头发很长，象狮子那样，眼窝陷得很深，常常那样死死地盯住前面的一个什么地方。从丛林中走出来的时候，他就象走出峡谷终于来到广阔的平原那样。这样的草地，这样的海滩，确实是陌生的，他好象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海滩上正在落潮，白白的沙滩象是女人的肌肤，海水在渐渐地退下去，仿佛是蓝色的纱幔退去了。他穿了一件很旧的也很怪的衣裳，上面溅满了泥垢。他脱去上衣，肌肉是栗色的。沙滩上留下的每一个脚窝都很深，好象这是留给海滩的记忆。然而现在，他什么记忆都不需要。

他要把过去忘掉。

于是这个年轻人竟自在秋天的傍晚脱去了衣裳，拱进波涛汹涌的海湾里去了。他居然也不觉得冷，他要游到很远很远的

地方去啦。于是他的大脑里简单得就只剩下一个信念：往前游，往前游。游到海湾的深处，游到随便一个什么岛屿，只要有水，只要有空气，只要可以栖身，只要……他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能够征服这个海湾。他简直控制不住自己，明明知道这样下去会犯一个绝大的错误，潜意识总是支配他不断地游，游。终于他感觉有些累了，海水变得沉重，岸边也变得遥远起来。这时候他再由海湾中间回过头来看岸的时候，竟是一片沧海横流。这正是海边的苍茫时刻，落日的巨大红晕在渐渐地发暗，成为象烙铁那样的暗紫色。海岸上的景致也苍黄起来，象是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雾霭，若有若无，时隐时现。山色和水色浑然融合，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海浸透进河床，河水又搅进海里。其实这时海上并没有雾，倒是夹姑河口那一带的林子里有白白的雾随着流水不断地涌出来了，深林里一片濛濛水气。大半因为海上的微风吹不透那样深而密的树林，而林中的水气却不断地从河滩，从千千万万支绿色的叶脉里蒸发出来，便一古脑地随着夹姑河水向海湾里倾泻出来，在光秃秃的海滩上渐渐地飘散开去。那淡白色的雾气不断地弥漫，化为烟云，成为这样一片琢磨不透的朦胧景色。

他朝海湾的深处仰游着。他觉得自己也很象是一片飘散的白雾啦，希望能够碰见一个可以容身的岛，他也就象雾一样地拢住那岛屿。

.....

在水中他经过长时间搏击，气力全部都发泄出来，于是便在心中暗暗讥笑自己。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力量实在是稀薄的，就象这一层白的雾，猫儿似地悄悄涌来了，却经不住一阵海风的吹拂便要化为烟云。他终于承认自己是征服不了这个海湾。

的。

一 天色在渐渐转暗。夜海的秋风渐渐紧起来了，海浪一阵一阵地高涨和激昂起来。随着夜色的不断加深，海水已变成黑色的波涛，击水时便溅出一片片白亮的浪花儿，象一团一团不断涌现又不断消失的梦幻。他想，很象梦幻，闪现之后便即刻消失。天知道他曾经有过多少个梦幻吗？天知道他曾经破灭了多少个梦幻吗？他不相信，或者说已经没能梦幻了。他觉得今天很痛快，很惬意。他已经有许多年没有痛快过了，把全身的热力使尽耗尽。借助海浪的力量，他渐渐地又返回到岸上，躺在那片松软的沙滩上，任凭秋风和海浪的一意呼啸。他觉得自己的骨头都要被海水凉透啦。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不管他有多么大的决心，最终他还是要回到这个光秃秃的岸上来。虽然有些厌烦，虽然十二分的不乐意，但这坚硬的土地，这贫瘠、荒凉的土地，毕竟是可以耕耘，可以播种、可以收获的地方。人需要在一个地方生活，奋斗，可能的话还要寻找爱情，寻找阳光。那个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那个留下永久记忆的地方，并不是因为在海湾里沐浴一次就可以轻松地遗忘。生活赐予的各种酸甜苦辣味道的果子，谁种下的就应该由谁去收获。一个正常的人，并不是不愿意想到什么每每就可以随便地遗忘，而真正遗忘了的东西又很难一下子就记忆起来。他拱进波涛里面的时候，可以说简直没有什么记忆，于是便也无所谓遗忘。他只想到一个可以栖身的岛屿，一个可容身的巢。

他真想长长地大声地吆喝一声，他想让这个世界上的人听见他还活着的声音，听见他在大声地呼叫。他想信芝罘湾的海风会把他的声音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带到那个每每提起来就会让人恐惧和黯然伤神的地方。让所有认识他的人知道他并

没有死去，虽然他只差一点就离开这个世界。

于是他便在这个长滩上扯着嗓子喊了一声。但是喊过之后他才觉得自己的声音在这山林和海岸之间太微弱，太渺小了，以至心中又留下来一个空空的惆怅。继而就招魂儿似的把自己所有的感觉全都换回到这个躯体上来了：他有些饿，肚子里咕咕地叫了；也有些冷，近滩的稀疏的草地是那样的凉，沙地不再松软，变的硬硬的了。

这时候，他忽然觉得海滩的那一边有一个人影急匆匆地朝他这边跑过来了，他惊觉地坐起身，甚至心中有点儿后悔：喊这么一嗓子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吗？他睁大了眼睛，从海滩上站起来，终于看清了——原来是一个姑娘。

他高兴地想：大概你注意我的行踪很久了吧？是不是因为我在这里久久地徘徊过？是不是因为我这身肮脏的衣着引起你的好奇了？看你的脚步这样急，仿佛我真的要寻短，仿佛你要立一个功似的。大半也是个雷锋吧？对不起，我若落水，一百个雷锋也救不起来，我若想活下去，漂到老洋里也死不了。放心吧，姑娘！不知道你长得算不算漂亮，不知道你肯不肯陪我一会儿……

他慢慢地走了几步，觉得力量有些恢复。他太累了，虽然身上的海水已被风吹干了，他还是不愿意穿自己的那套衣裳。这时候，他的那双深凹的细小的眼睛定定地望着那位姑娘，脸上僵了一般的没有任何表情。

这是一个瘦削，但十分潇洒的年轻小伙，年纪在二十五六岁，但看上去却还要大一些：肩宽，脸长，嘴大，很浓很黑的胡须，很长很乱头发。有两条健壮的长腿。一阵秋风刮过来，他显得有些冷的样子。牙齿“咯咯”地响。两只手紧抱着前胸。

这种神态很象出浴的姑娘忽见陌生的男人那样，极尽羞涩之态。然而这个叫做老开的年轻人倒不是为了怕羞，大半还是为了御寒——秋日的海湾水暖风硬，下海时并不觉得怎样寒冷，上岸后秋风掠过便消受不住，禁不住要浑身“喎喎”发抖。在一个陌生姑娘的面前，老开还从未这样的狼狈过哩。他极力地使自己变得满不在乎，做出舒展大方的样子来。但是不行，他还是冷得厉害，以至想开口说话时连词语也咬不清了。

然而眼前的这位姑娘就和他不一样，她很利索地用皮筋把披发扎起来，眼睛里没有丝毫的羞涩和有些姑娘在偶然遇见异性时所表现出来的警惕和怀疑神色。她的眼睛里象是有些谙世事似的那么天真。虽然是晚秋的气候，她却穿着很单薄。有些胖一点的姑娘总是不大喜欢衣服过多，添衣加衫的季节总是一推再推，直到实在不能抵御冬天的寒气时，方肯薄薄地加一层棉衣。这好象也是受了委屈似的，于是在春暖花开时节就迫不及待地单薄起来，这好象是一部分姑娘的通病，于是往往在结婚以后最先邋邋起来的也总是她们。老开眼前的这位姑娘是胖乎乎的，虽然天色在暗下来，然透过朦胧的海光仍依稀可见她的面容是红扑扑的。许是因为老开这样的一声长吆，她便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匆匆跑来喘成这样的，或者因为是秋风拂面，长年累月生活在海边，脸上就象许多海边的人一样，有了这样的微红的颜色。她的身材不算高，乳房的那一片高地显得厚厚的，凭空显得又胖出一匝。这也许是因为芝罘湾一带的女人那种绷带束胸的传统，使一条很长的白布带，绕着胸部缠，直缠得象男人一样的平方肯罢休。瘦弱的姑娘是这样，胖一些的姑娘也是这样。大半是因为这些姑娘的乳房天生是要高耸起来的，即使不断地缠也还是不行，总是显得厚厚的，硬是将那女性的、

骄傲削平下去，以至成为现在这样厚厚的一堆。姑娘的后背，也被这种压抑性的紧勒杀出肉骨碌，看上去以后，你真的会替她担心呼吸时是否困难，会不会发生窒息，做一点人工呼吸之类的事儿。

其实，这位仅二十出头的姑娘是十分可爱的：胖胖的手和脚，淡淡的眉毛，翘起来的上唇和鼻子，白皙的牙齿，长长的睫毛，那样好奇地一闪、一闪，似乎有许多的疑问等待你去解答。要是笑起来便是另一番模样，眼睛弯下去，眉毛扬起来，仿佛她又给了你许多的答案。总之一一个男人去读这张脸的时候只会感觉很美好。长长的头发象夹姑河缓缓的流水，一经海风的拂动便挡住她的视线，因此就很习惯地用那胖胖的手指向后拢一拢。

“喂——！”姑娘拢拢头发，便发问：“你疯啦？是不是疯啦？”

“脑子坏啦，有个三极管要换。”老开定定地望着她，这样回答。

“什么三极管五极管，怕是少了一根血管呢！”姑娘笑嘻嘻地说。

“那就麻烦你给编套‘软件’吧！”老开虽然很冷，脸上倒还轻松。

“还‘软件’呢，再不穿衣服，连硬件也冻坏啦！风这么大，你的皮都哪儿去啦？”

“你是说我的包装品呀？”老开觉得和这样一位较他少几岁的姑娘开几句很得体的玩笑是十分有意思的。男婚女嫁，大半男的较女的要略大几岁，恐怕除去生理的原因，也有这样的一层意思呢。老开一笑，便说：“都叫海水打湿了！”

“这可怎么办？可冻不冻死人了？”姑娘显然有些很着急的样子。这一来老开就觉得有些感动起来，并立即在心中做出这样一个结论：这姑娘不错。

“冻死也是该死了，冻不死算我命大。”老开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但脸上却令人不易察觉地流露出沮丧的神色。

“笑死个人了，这年月是什么光景，怎么还会冻死活人？”姑娘故意吃惊地说，眼睛瞪得那么大。一些天真的姑娘总是会做出一副大惊小怪的样子。

“笑？”老开被她的神态逗乐了。这真的是一个不能再天真的姑娘，好象一只活泼的小猫，对这大千世界的一切都显得好奇，连飞来一只蝴蝶也要瞪起那双好奇和恐惧的眼睛。老开终于笑起来：“你要笑死，我可要饿死了。怎么办，我现在已经两天没吃饭啦！小姑娘，你能不能帮帮我？”

“你这东西，还‘小姑娘’，我都二十二啦。找点吃的？你等着。”姑娘说着就要走。

“哎——等等。你家离这儿远吗？”

“不远。罗嗦。”

“你叫什么名字？”

“娜子”

“家里干什么？”老开要细问了。

“什么不能干？——开牛奶铺。”娜子被他问得有点儿烦。

“哟，是大户。开奶铺肯定是大户。没法子，你就帮帮我。带盒火柴，最好有件旧衣服，算是求你啦，怎么样？”

“可叫你愁死了，五尺高的男子汉说这样没出息的话，火了我就搗你的耳朵！”娜子说着便“哧”地一声笑起来，然后就走了，远远地又说一声：“别离脚儿，我去去就来！”

老开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身影，心里便踏实了许多，于是心里暗暗忖道：

“总算不错，有谱儿了。”

然后他就小声地念叨这姑娘的名字：娜子，娜子，娜子……

夜色仿佛来得很急了，这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只有远海上时时有一点两点很亮很亮的光，闪烁了片刻，然后复归于一派迷茫。夜色象墨汁那样倾泻下来。海风一阵阵地吹过来，先是“哗哗”的一片海涛，接着又“哗哗”的一片林涛。有的时候，老开在海浪叩岸的瞬间似乎看见海湾眨了一下蓝色的神秘眼睛，而后又慢慢地悄悄地合上，轻轻地沉入海湾，只留下海的长发经风一拂向远方飘去。这个海湾可真神秘，或者还有点象娜子，但娜子比海似乎更热情更温厚，海是蓝色的，娜子则是桔红的辉煌。

远处传来一阵狗吠声。

“娜子到家了。”老开这样的想。

二

夹姑河口的海滩上，先是高高地隆起一个长坡。翻过坡便远远可见一个半农半渔的村庄，从坡顶上看过去，这村子全是一片灰暗颜色，村子里散散乱乱的房子大半是海草苫顶，新草是暗的，旧屋因几十年的风雨洗涤倒是变得发白以至发亮了。在树丛掩映中偶然可见的那几栋青砖红瓦屋，就显得特别耀眼。这个村子在芝罘湾沿岸也算出名，叫“小北疃”。娜子走的这个坡叫北滩，出了滩的那片草地就叫做北岗。

牛奶铺就在村子边的北岗上。

娜子对于在海边遇见的那个年轻人有点儿纳闷：一个挺好的小伙子，干嘛就没饭吃，没衣穿呢？她觉得挺好玩儿。这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她都觉得好玩。比如公牛和母牛配对儿，几个月下来就会多出一头小牛；比如那个老实的象个榆木疙瘩似的大松儿，居然和四姐在奶房里亲嘴儿，她从房后走恰巧看见了……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么巧，总是那么好玩。象现在，娜子就觉得在北滩上等她那个年轻人身上就准有故事，也许还有着许多她不知道的外面的故事。这就足够吸引人，足够令人神往！

牛奶铺的木栏在夜色中很好看。说是牛奶铺，其实应该叫做奶牛场的。娜子总是纠正小北疃所有人的叫法，牛奶铺是什么，奶牛场是什么，两码事！可惜娜子只上了四年学，她知道得太少；然而奶牛场却是她第一个叫出来的，而且许多人随

着她叫。这就使她很高兴。娜子是一个很容易高兴的姑娘，高兴的时候笑起来常常憋出泪来。因为太爱笑，自然也就爱哭，哭起来便是一副伤心透顶的样子，泪珠子叭叭叭地往下掉，谁见了也要替她悲伤。然而不出个把小时，她又象往常那样地欢欢笑笑了，谁也不会明白娜子的情绪转换居然那样快，连她的几个姐姐也把握不住娜子脸上的“天气预报”。

就象现在，她从北滩那边回来，一路颠着跑着，临近奶牛场的时候就忽然犯了愁，到哪儿偷几件衣裳给他呢？于是竟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蹭进奶牛场，那条大黄狗便“汪汪汪”地叫起来。终于知道是娜子回来了，黄狗便匆匆地蹿过来，在娜子的身前身后乱跳乱蹿，踮起腿去舔她的手。娜子一恼，踢了它一脚，这畜牲仿佛懂得了这是自讨没趣儿，挨了一脚之后，只一蹿便从灯影下面跑去了。

娜子先蹭进奶房。每天的下半夜，四姐在这里烧奶，有时候娘也出来帮忙。奶房里摆着几十个奶桶，连个插脚的地方也没有。可是奶牛场平时近二十个人的伙食也总是在这里做的。屋子里黄泥泥成的土墙上挂着一盏落满灰尘的电灯，粲然地放着昏暗的光。娜子先往锅里察看，锅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而后她又朝饭橱瞅了一眼，希望能有点什么收获。结果里面只有一个玉米饼子，一截儿咸刀鱼，还有一截是咸萝卜。她找了一块白布，将这些东西包起来。忽然脚下不小心，“咣当”一声，把几个空奶桶踢翻了。

娜子吓了一跳，心想如果被娘看见了，不仅要把这块干粮夺回去，毛手毛脚的还会惹得一顿训斥。她是尖刻而且严厉的，样子也十分吓人，大半是因家里姐妹众多的缘故，她母亲是严厉，好象这一大群女儿不是她养的。



这时候，娜子突然听见里屋有些轻微的声音，她觉得有点儿怪，侧着耳朵又细听了一会儿，那里面的声音显然变得轻了。

“谁呀？怎么就摸瞎乎呀？”娜子向里屋门道。里面是炕，四姐在那里睡觉的。

“吆喝什么，怕当成哑巴卖了？”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语气里面仿佛有一些羞恼的意思，娜子一听，就“哧”地一声笑了。是四姐。

“什么叫哑巴？我只当踩着个癞蛤蟆呢，原来还扑楞扑楞飞出个天鹅。”娜子止住笑，这时候就见灯影里走出来一条粗壮的胖汉，痴痴地朝娜子一笑，脸上绯红起来。走到娜子近前，因为有个很大的锅台，中间又有娜子挡路，而娜子大约见了谁也不会主动让路的，那胖而壮的汉子这时便只好侧着身子怯怯地从她的身前蹭过去，有些狼狈的样子了，

屋里只剩下姐妹两个人了，然而四姐依旧不肯露面。

“娜子，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四姐在里面问道。

“什么？‘什么’往南飞了；听不见吃了亏了！”娜子不但不会让路，而且也永远不会向任何人示弱。

“哼，用不着嘴贱，有我就有你呀，慢慢儿来，到时候新账老账一齐算，咱姐儿俩看看谁草鸡谁。又是天鹅，又是癞蛤蟆，还有什么？看看把你的嘴儿巧的！别人家，姐姐是姐姐，妹妹是妹妹；咱家，就没有个大小。你总把四姐看得不值一文，老想骑在四姐头上，你自个儿觉着本事不少，知道的说你个丫头管多儿长不大；不知道的就骂你少教，是个不知大小的野货。你就不看看村里啥外有几个象你似的。我说你，你不愿意听，人家夸奖你两句了，你倒高兴得又是秧歌又是戏，就不寻思这

是精细还是膘^①呢？”

“哎呀，四姐可真是张好嘴，怪不得娘就是向着你哩！谁家你精细得头发梢儿都是空空的，黑乎影里偷着吃奶！”

“看我撕不烂你的嘴！吃什么奶？什么都能胡说吗？小心我揍你两巴掌！”

娜子“嘻嘻”地笑了：“看你吓的，就那么一点儿小胆儿？偷着吃碗鲜牛奶，大姐夫看见又能怎么样？”

这时候，四姐从里屋出来了，立在那灯的下面。灯泡上是落满许多灰尘的，有些暗，但四姐的风采依旧是炫人的。这是一个丰满而健壮的姑娘，脸上白晳中透着微红。想来大半因为常年在奶房烧奶，不见阳光的缘故，老四是家里七个姐妹中最白净的一个，或许也有时常喝一点儿奶的原因，老四叫华子，长得眉清目秀，浓眉，杏儿眼，翘鼻子，薄唇。有很白很白的牙齿，笑起来的时候两颊上就有一双酒靥。华子的心事，全都藏在这一对酒靥上面。华子是很干净的，从衬衣到外衣，从头上到脚下，她的洁净程度总是超出常人。她干起活来也是手到眼到，手一份子眼一份子，还有嘴一份子，心眼儿也是特伶俐的。本来她听娜子说起“吃奶”的时候一阵脸热心跳，待听到娜子说到“偷着吃碗鲜牛奶”的时候，方才悄悄嘘了口气儿，脸反倒红起来了。于是便佯装恼怒的样子，瞪起一双好看的眼睛：“我看你就是揍得轻了，小心我数你的肋巴条儿！”

娜子是个爱笑的姑娘，常常一笑起来就捂着肚子，象立即就断了气儿似的，也最怕别人胳肢痒儿，在她们的姐妹中间，就是“数数肋巴条儿”，一数，娜子就吓死了，下跪求饶也是干

①膘——胶东方言，傻的意思。

得出来的。

“真格儿的吗？”娜子先唬着脸问。

“你以为是假？”

娜子这时的胳膊窝儿的下面夹着一块玉米饼子，只要华子那么一抓一挠，娜子的秘密就图穷匕见了。为了这个秘密，娜子只好让步了，这使她有些委屈。

“我知道四姐还是识数儿的。别数了，我服还不行吗？大松儿还等着你哩！”说完娜子转身便走，嘴里“嘻嘻”地笑着。她早就知道四姐和刚才那个叫做大松儿的汉子好起来了，就故意地这样说。

然而四姐并没有从后面追出来。她和这个妹妹斗嘴斗得时间长了，知道妹妹这张嘴也是不好惹的，弄不好，反而被妹妹抓了话柄去，所以她也就不认了。

娜子一出了奶房，立即被黑影里的一道绳子勒住了脖子。她走得太慌了，忘记这里还有一根前不久大松儿为华子拉上的白色的尼龙绳子。这绳子一头拴在奶房华子睡觉的那间屋的窗框上，另一头拴在东厢大松儿他们“宿舍”的窗框。华子太洁净，常常洗衣服，但总是埋怨没有晾晒衣物的绳子，还说这个奶牛场“连根上吊绳子也没有”！华子发的话，大松儿听起来就是圣旨，决不敢有片刻怠慢。终于有一天，这样一根长长的绳子就拉起来，因此俩人心中的那姻缘之线也仿佛拉得紧起来了。

娜子被这绳子一勒，立刻火了，因为她实在有点儿讨厌大松儿，尽管大松每见了娜子总是满脸堆笑，从未伤害过她。

但是有些事情也总是凑巧的，而有些巧事情也总是在人们束手无措时出现了。娜子刚要发作，准备用力拉断这根绳子的